

六指神童

(上)

内容提要

十年前，在巴东长江官渡口船上，一艘豪华客轮被劫；为何所为？十年后，京城名妓贾金凤为报父母仇，卖身学艺，她那美若天仙的容貌，吸引了无数俊男的爱慕……，她以色相而一举走红京城，后遇神偷龙大炮，两人偷得皇宫贡品，后经磨难，彼此间演绎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本书中的神偷龙大炮，神技高超，出神入化，他们之间充满了趣味、情欲……，后两人感情升华，弃恶从善，究竟是否走正路……他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

请看本册书，本书叙述得丝丝入扣，使你不释于手、茶饭不思……

目 录

第一章	美色换绝艺变相	1
第二章	水查某一夜十八变	29
第三章	斗智比斗脚手	54
第四章	千娇百媚蛇蝎心	78
第五章	龙虎交战龟鳖受灾	101
第六章	出水芙蓉教人痴	125
第七章	心若不偷凉飕飕	143
第八章	直捣香闺一炮而红	181
第九章	千里追凶遇故人	214

目 录

第十章	梦中艳谭大解放	251
第十一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263
第十二章	春宫引人遐思乱	279
第十三章	都是茄子惹的祸	300
第十四章	做贼的办案新鲜	332
第十五章	剥丝抽茧来掠贼	366
第十六章	花棚底下飘香处	400
第十七章	有钱讲话鸣腔腔	434
第十八章	做人唔通走歹路	469

第一章 美色换绝艺变相

三更天。

夜色正浓。

星已渐稀。

大地一片死寂。

黑夜中偶尔发出一声声，刺耳难听的怪叫——猫叫春。

“嘀嘀哒哒！”

一匹健马飞快奔进了一条小胡同，小胡同里只有这户人家门口挂着两盏灯，挺亮的。

这匹健马就停在这户人家门口。

这户人家，两扇朱门，一对石狮子，挺讲究，又气派。

一个身穿黑色劲服，手执一柄大刀的男子，翻身下马，一个箭步穿上石阶，举起硕大拳头就大力敲起了门。

“砰砰砰！”

在这寂静的深夜中，听来份外响亮。

良久，里头响起了一阵步履声，一个懒洋洋的话声，不

悦地道：

“谁呀？真他妈的天寿，也不看看天色，什么时候了，
衙门像打鼓一样，报丧也用不着这样嘛！”

斯时，两扇朱门开了——逢儿，里头探出张黑脸，眯
着两双惺忪睡眼，道：“干……”

话才刚刚出口，那黑衣汉子已抱拳抢着说：

“兄弟是衙门里来的，有事要见总捕头，麻烦尽快通报
一声。”

门里那张黑脸睁着惺忪睡眼上下一打量，惊叫：

“操，你，有没有搞错……看打扮倒像是衙门里来的，
总爷时候睡得正香甜，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这时候吵他
不可？”

那黑衣汉子道：

“歹势（不好意思）。上头交待下来的，要没什么大不
了的事，兄弟不会在这时候不识相跑来。”

“好像也对！”

那黑脸汉子一面嘀咕，一面却皱着浓眉。

□□ □□ □□ □□

一个看起来年纪不过二十五六的年轻女子，有一张叶
玉卿的脸蛋，还有一对笑起来像新月的眼。

那双眼像是个钩子，一下子就会把男人的魂魄走似
的。

两片香唇更是性感。

她有一副很美好、很棒的身材，该丰满的地方丰满，细的地方细，一套苹果绿的薄穿在她身上，那玲珑的曲线全显露了出来。

同时也衬托了她雪白细嫩的肌肤来。

她一头秀发有点蓬松，人带着四分娇慵，六分妩媚，躺在一个男人怀里。

这个男的三十五六岁，白白净净的脸，长得挺缘投，坦露的胸膛，十分结实。

现在的深夜有些凉爽，然而，这一男一女却是香汗淋漓。

少顷，女的拨开了被汗水黏在额头的发丝，她薄纱也敞开，露出一对很丰满的乳房。

“劲哥，你好像都永远这么生龙活虎一样，每次都把我弄得死去活来……”

男的露出得意神色，道：“我是劲哥，当然是要够劲罗！”

说着，他的手指又滑进了她的神秘之处，她发出销魂的呻吟，死命的吻住男的嘴。

哇塞！

这女人对翻云复雨这码子事，好像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她的娇躯紧紧贴在男的上面，使劲的揉捏他的“那玩意儿”。

当女的再度进入了恍惚的境界——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里，房门响了起来，接着，那黑汉已出声：

“少爷，有人找您……”

屋里的男的手还停在神秘处，一面嘀咕：“该死的老毛，偏偏在这个节骨眼里，真叫人泄气！”

他缩回了手，推开身上的女人，起身穿衣。

女的拉住他，问：“劲哥，你要去那儿呀？”

“你没听到有人在叫我吗？”

“别去嘛……我……已经欲火上身了，快帮我救火……”

“不急，有的是救火机会！”

男的一面回答女的，一面穿衣，又问：“老毛，是谁呀？”

黑衣汉子立即应道：“总爷，是我，陈保明。”

房门突然开了，那白白净净的男子，穿了一身雪白的衫裤，一支手还在扣扣子。

“哦，是保明，这么晚了，有啥米代志？”

黑衣汉子微一欠身，道：“秦师爷有要紧事儿，请总爷您马上到府里去一趟。”

白净青年眉毛一皱，说：

“怎么三更半夜我还不能清闲，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紧事，非这时候跑来吵我不可？”

黑衣汉子道：“秦师爷没说。”

白净青年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好，你先回去，回报秦师爷，我随后就到。”

黑衣汉子恭应一声，立即转身离，不久，便传来马蹄远去的声音。

白净青年吩咐：“老毛，备马去！”

“是！”

黑衣汉子立刻转身出去。

□□

□□

□□

四川号称为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实为天府中的最精华的地区。

物产富饶，人民富裕，少有乞丐。

成都自古为蜀山氏之国，西汉的公逊述，以及三国的剑樟，先后均建都于此。

因此更是繁荣，不要说太平盛世，就是小康之年，也是人烟稠密，热闹非常。

当地绝少劫盗案，做县官的，可以翘起二郎腿，哈拉哈拉，吃碗太平饭。

但是最近成都府内，接连发生两件大盗案，闹得满城风雨，第一件是北大安门附近一个姓关的大户。

最奇的是，被偷时正是华灯初上。

天色入黑不久，几个男仆，正坐在门房内聚赌，本宅女眷，也在客厅啃瓜仔聊天，突然有条人影一闪，去势极快。

女眷们惊叫出去，有的怀疑是眼花，有的以为见鬼，紧跟着，后院便传出失去财物呼叫。

等到男人闻声赶至，贼人已经无影无踪，谁也没看清楚贼人的面貌。

就在关家失窃的第二晚，东华门段魁家，也同样遭到光顾！

段魁乃是成都首户，世代簪缨，历有功名，家中奴仆成群，还聘有三个武师护院。

失窃晚上，也见到黑影一瞥而过，家人正在惊呼喧闹，忽听家人来报，内宅库房大开，失去不少金银珠宝等贵重之物。

各人当堂惊动，由武师领着，点起灯笼火把，房上房下，四面搜索，胡乱闹了一阵，连贼人的影子，也看不见。

段魁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差点撞墙自尽。

他把全宅的男女仆人，武师，全叫到大厅上，拍案怒骂。

就在这时，突然一股急风，一道寒光，掠过段魁头顶，落在段魁前的桌子上。

那道寒光，乃是一柄匕首，精光闪闪，匕首上还有一个白纸卷，仆人上前解去纸卷，打开念着：

“段魁为富不仁，湖北灾荒，囤量不放，且又放高利贷，剥削穷人，所以拿走白银一万两，给你个小小惩戒。”

段魁平日一毛不拔，视财如命，平白失去了一万两银子，比割去心头肉还痛，一状就告到“总督府”。

可是成都总督大人，也是头痛。

原来总督大人，名叫“蔡能”，为人圆滑善于奉承，很得皇上器重，满拟明年三月，必会高升。

这天深夜，蔡能正要回内宅吃宵夜，忽觉面前微风吹过，黑影一晃，自己一顶红缨大帽，竟会平空飞去。

哇拷！

这简直是老虎头上拍河神（苍蝇）一不想活了。

“有刺客！”

苻总督吓得屁滚尿流，连忙拔腿逃跑，一面却大呼求救。

府衙内外立时哄动，差役护男，纷纷奔来，弓上率领刀出鞘，如临大敌！

众人见状，忍不住想笑。

他长长嘘了一口气，便把走廊去去缨帽之事，说了出来。

等大伙搜索全府，那里有半个刺客！

而那顶缨帽，却摆在大堂公案上，一把孔雀翠翎，已经不知去向？

惊堂木下，压着一张纸条，写着：

“借支鸡毛掏耳坑，少吱吱歪歪，不然要你看。”

蔡总督气得面色惨白，半天不能言语，良久，才抬头喝道：

“没路用的饭桶，站在这里做什么？秦师爷，快把庄总捕头叫来！”

秦师爷见总督大人动怒，立即走出大堂去了。

不久，庄总捕头连夜奉命前来。

原来这庄总捕差别，单名一个劲字，本领高强，精明能干，在成都府吃六扇门的饭，已经有十年。

由于手段圆滑，机警老练，成都府内原有一些无业流氓，鼠窃狗偷，完全被他肃清。

甚至省内线林豪客，稍有名望的江湖人，也都有点情面，所以人人对吾庄劲都另眼相看。

成都省城十年来，鸡犬无惊，草木不动，庄劲也功劳实在不小。

这晚被府衙陈保明，半夜敲门，由心爱女人被窝钻了出来，连夜谒见，不知为了何事？

总督大人蔡能含着一腔怒炎，本来想把庄劲鼻骂一顿，但是想起闹藏，太不平常，左右知道还不打紧，要是

传了出去，岂不是更麻烦？

因此，只得强忍怒气，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和盘说出，并且提及关段两家盗案。

庄劲立即叩头说：

“小的罪该万死，平日防护不周，省城有这么个巨盗进来，全不觉察，连累大人受惊，小的决定将功赎罪，一个月內，捉获巨窃，取回年有贼款！”

蔡总督见庄劲认错，方才心平缓和一些，当下吩咐紧守秘密，然后挥手令退。

□□

□□

□□

次日一早。

庄劲便回到“签押房”，把几个得力助手唤来，略说之事。吩咐各人利用眼线，仔细调查本城酒楼客店，娼寮妓院。

如果发现身上有胭脂的可疑人物，立即来报，众人奉命去了。

□□

□□

□□

黄昏。

天还没有黑。

昏暗的长巷里却静寂无人，只有一盏灯。

残旧的灯笼，灯龙下招牌上写着：

“来发大赌坊”。

因为，这赌坊的老板是个女的，她的样子不是很美，但她的声音却很美，美得就像是春还有傍晚吹过大地的柔风。

她就叫“苏翠翠”。

此时，灯笼下走进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仔细瞧他五官却十分凸出鲜明。

没有刘德华的帅气，也没有梁朝伟的酷。

苏翠翠瞄了一眼这年轻人，脸上一笑，立即走入帐房去。

□□

□□

□□

苏大文四十来岁，短小精悍，算盘拨得嘣哒响。

就在这时，苏翠翠突然在他背后一拍，叫道：“大炮龙！”

大炮笼回过头来，见是苏翠翠，嚷嚷大叫：“你这一拍，不是把我身上的赌神拍走了嘛，真是衰尾！”

苏翠翠头一瞥，没有说话。

大炮笼却嬉皮笑脸地道：

“哇拷，苏老板，目争大点，卜为呷亏，你看我肥头大耳肥嘟嘟的，满脸福气发财相，少说也值万儿八千的。”

苏大文一听，大声说：“我看你简直是想钱想疯了，当我们这儿是妓院啊！”

他气乎乎又道：“瞧你这副好吃懒做，卖到妓院当龟

公，大家还嫌浪费米呢？”

大炮龙不生气，眨个眼，嬉笑说：

“哇拷，你真是没眼光，居然嫌我价码高。好吧，算你俗（便宜）点，五百两吧！”

苏翠翠怕他反悔，忙向苏大文使了个眼色，道：“叔叔，他减价了，可以吃了！”

苏大文问：“大炮龙，你想怎么赌法？”

大炮龙想了想，才道：

“一次定输赢，我赢了，你把欠债扣掉，剩下的我带走，万一不幸我输，这个嘛……”

苏翠翠接口说：

“你就留在来发赌坊打杂，作巡场，反正你长得结棍，打架应该不成问题，到了存够钱，就赎身，怎么样？”

大炮龙笑了，道：“好，一言为定！”

苏大文却说：“什么一言为定，口说无凭，还是要有张字据。”

大炮龙道：“哇拷，字据就字据，谁怕谁啦！”

“不怕最好，我去写来！”

苏大文说着，就走入账房。

苏翠翠却打心里偷笑。

□□

□□

□□

赌场里的赌客，一见老板出去，全都停止了赌，围

了过来，围了过来。

“大炮龙，你押吧！”

赌客嘲笑道：“大炮龙，连老板娘你也敢挑战，真是七月半鸭子，不知死活，你死定啦！”

大炮龙笑笑说：“哇拷，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没刷牙，嘴真臭呀！”

他手里拿着苏大文给的卖身契。一双眼睛，猎犬般四下转动，突然将它全都押在天门，笑道：

“卖身契五百两，孤注，无论输赢，只此一注。阿弥陀佛，青菜萝卜，保佑保佑！”

他一注竟下了卖身契，赌客们不禁都变色，说：“大炮龙，你也值五百两，真的还是假的？”

大炮龙一笑，说：“哇拷，是不是真的，老板娘最清楚了。”

苏翠翠娇笑道：“当然是真的。”

骰子掷出，是六点，苏翠翠拿了第一副牌，大炮龙拿的是第三副，苏翠翠看也不看，轻轻将牌一翻。

哇拷！

一张天，一张人，竟是天杠。

大家都不禁发出了羡慕的嘘声。

“大炮龙，你完了！”

只见大炮龙一抱拳，将两张牌摆在手心，一拍一推，瞧

了一眼，“吧”的将牌扣在桌上。

大家看紧张，都忍不住问：“如何？”

大炮龙面不改色，把卖身契，推到苏翠翠面前，笑道：

“哇拷，板凳遇见短命老三，我输了。”

苏大文大笑起来，说：“大炮龙，盖个手印吧！”

大炮龙哭丧着脸，似乎非常委屈。

赌客们都笑了。

大炮龙盖好手印，苏大文满意地拿进帐房，大炮龙对苏翠翠说：“老板娘，你真行，看得准，杀得狠！”

赌客们起哄道：“老板娘不但杀得狠，还能把人杀得咿咿哇哇呱呱叫哩，是不是老板娘！”

“你们这些鬼少缺德带冒烟，滚滚滚，今天不做生意了。”

苏翠翠娇嗔地跑了进去。

众赌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柄冰凉的刀锋，抵住了大炮龙的脖子，冷冷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

众赌客一见这人，惊叫：“庄大捕头！”

话声未了，人已拔腿往门外冲去。

大炮龙神色不动，笑嘻嘻道：

“总捕头，你是不是在讲生气？我可是搞不懂，我用买